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EVENING GLOW”
LIBRARY



刘乃崇 蒋健兰 著

老两口谈戏

京剧
昆曲



中国戏剧出版社

老两口谈戏

—— 京剧、昆曲

刘乃崇 蒋健兰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老两口谈戏
——京剧、昆曲

刘乃崇 著
蒋健兰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28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4.125 印张 3 插页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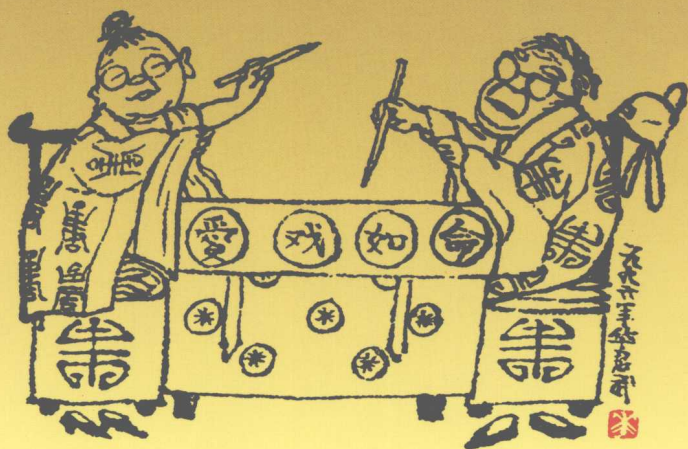
印数:1—1300 册

ISBN 7-104-01829-8/J·795 定价: 22.80 元

刘乃崇 蒋健兰 著

老两口谈戏事

——梆子及其它



中国戏剧出版社

- 京剧昆曲 (2004年6月出版)
- 川 剧 (2001年4月出版)
- 梆子及其它 (1999年10月出版)



刘乃崇、蒋健兰在北京友谊宾馆，出席新时期京剧艺术继承与发展讨论会。（1994 年）



刘乃崇、蒋健兰（后右）与刘厚生、傅惠珍（后左）在北京北郊双龙山。（1999 年）

目 录

谈谈这老两口·····	刘厚生(1)
谭鑫培教戏·····	刘乃崇 蒋健兰(7)
怀念大戏曲革新家王瑶卿先生·····	刘乃崇(18)
王瑶卿与“四大名旦”·····	刘乃崇(26)
王瑶卿与老生艺术·····	刘乃崇(42)
王瑶卿的艺术革新与为我所用·····	刘乃崇(47)
试谈京剧“四大名旦”艺术上的异同·····	刘乃崇 蒋健兰(53)
梅兰芳同志永垂不朽·····	刘乃崇(98)
读周信芳《〈打渔杀家〉表演艺术》漫笔 ·····	刘乃崇 蒋健兰(110)
程砚秋舞台艺术杂忆·····	刘乃崇(139)
向杰出的老艺术家盖叫天学习·····	刘乃崇(151)
名留世间的高庆奎·····	刘乃崇(161)
侯喜瑞的艺术创造漫忆·····	刘乃崇(214)
高盛麟博采众家长·····	刘乃崇 蒋健兰(234)
袁世海传略·····	蒋健兰(245)
艺不惊人死不休·····	蒋健兰(269)
——记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	
“活曹操”袁世海·····	刘乃崇 蒋健兰(278)
话说老海“造魔”·····	蒋健兰 刘乃崇(284)

- 张君秋的艺术积累与创造…………… 刘乃崇 蒋健兰(289)
- 李慧芳拼搏七十年…………… 刘乃崇 蒋健兰(301)
- 读《我的演艺生涯》有感
- 景颇山上的金凤凰…………… 刘乃崇(307)
- 试谈关肃霜在《黛娒》中的艺术创造
- 哭袁国林…………… 刘乃崇 蒋健兰(310)
- 深情与厚望…………… 刘乃崇 蒋健兰(314)
- 《为京剧艺术鞠躬尽瘁——袁国林、
谢锐青戏剧生活》序
- 李鸣岩功力不凡…………… 刘乃崇 蒋健兰(322)
- 看高牧坤《挑华车》、《艳阳楼》后…………… 刘乃崇 蒋健兰(324)
- 各宗所学 推陈出新…………… 刘乃崇(326)
- 谈获得“梅兰芳金奖”的几个老生演员
- 各有所长 可喜可叹…………… 蒋健兰(与李紫贵合写)(328)
- 也谈获得“梅兰芳金奖”的老生演员
- 愿京剧之星长明…………… 蒋健兰(330)
- “小地方来的大演员”…………… 刘乃崇 蒋健兰(335)
- 新一代唱做俱佳的老旦赵葆秀…………… 刘乃崇 蒋健兰(338)
- 赞宋派戏《改容战父》的新生…………… 刘乃崇 蒋健兰(341)
- 奚中路四十而不惑…………… 刘乃崇 蒋健兰(348)
- 无穷追求 无限痴迷…………… 蒋健兰 刘乃崇(353)
- 记青年武生演员赵永伟
- 看京剧《战宛城》有感…………… 蒋健兰 刘乃崇(361)
- 典范犹存的《战宛城》…………… 刘乃崇 蒋健兰(368)
- 丹梅怒放耀西南…………… 刘乃崇 蒋健兰(371)
- 看侯丹梅演出专场
- 冒傻气的“戏痴”刘希玲…………… 蒋健兰 刘乃崇(375)

白族小荷初露角·····	蒋健兰(381)
为演员写戏·····	刘乃崇 蒋健兰(384)
——纪念“编剧圣手”翁偶虹	
李紫贵同志艺术生平·····	刘乃崇(391)
为京剧事业鞠躬尽瘁·····	刘乃崇 蒋健兰(405)
——悼老友李紫贵	
从三十五年前一张招待券想起·····	刘乃崇(413)
根深叶茂 繁花新绽·····	刘乃崇 蒋健兰(415)
——上海昆剧团演出观感	
《优孟衣冠八十年》读后杂感·····	刘乃崇(418)
“成如容易却艰辛”·····	蒋健兰 刘乃崇(429)
——黄小午的成功之路	
后 记·····	刘乃崇 蒋健兰(436)

谈谈这老两口

刘厚生

刘乃崇、蒋健兰老两口四年前出版了他们的《老两口谈戏——梆子及其它》，接着于 2001 年又出了《老两口谈戏——川剧》。现在，这个系列的第三本《老两口谈戏——京剧、昆曲》在编好又搁置四年之后又将面世，真是令人高兴。老两口几十年笔耕不断，年年都写出朵朵文花，到老来分类结集，如同结成花环，我说这不就是“老夫喜做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叶帅诗句）的境界么。

老两口谈戏，我想我这里应该先谈谈老两口。

乃崇与我同龄，更同是我们这个队伍里常说的“老戏改”。就是说，是从 1949 年建国前后就投身戏曲改革工作的老行伍。健兰比他稍晚，也早在 50 年代就走上了这吸引人的道路。现在的青年人怕很难了解，建国前在社会上普遍轻视甚至蔑视戏曲的风气下（周恩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讲话中指出，旧社会对戏曲是“又爱好又侮辱”），愿意做戏曲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如同凤毛麟角一般。我于 1948 年末在上海投身戏曲，实际上是“被投身”：是在自己对戏曲完全不懂、兴趣不大的情况下，组织上决定把我调到戏曲战线的。多年后我们这些人都已迷上戏曲时戏说，这是先结婚后恋爱。而乃崇不同。40 年代他同我

一样也是干话剧的，参加过北平有名的祖国剧团，但他却很早就对戏曲，首先是京剧有了感情，有所认识，因而当1948年组织上调他去做戏曲工作时，他是欣然受命的。从那时到现在五十多年，乃崇没有改过行，没有移情别恋，确是从一而终，称得上是铁杆老戏改。健兰在工作上因支援教育战线，曾做了不少“人之患”，可是在感情爱好上还是同乃崇一样地爱戏如命，有戏必看。

50年代的“老戏改”们，有些是从事戏曲传统剧目的整理加工或新戏曲编导演音美等，也就是搞艺术实践的；有些是做行政组织工作的；有些是搞理论研究或编辑记者等文字工作的。因为戏曲王国里的王子与公主们当然只能是演员，老戏改们做的也就都是幕后（或台下）英雄、为他人做嫁衣者乃至“旗锣伞报”之类的活儿。然而他们的特殊心态却是不论主动被动，不论工作大小轻重，一到这个圈子里，很快就被这个光辉的民族文化所吸引，被深厚无比的传统财富所镇住，被华彩而精美的舞台繁花所迷醉，一旦痴迷，终身不悔。老戏改们在50年代比较活跃，近些年来，却只能在我们这个圈子里相濡以沫，似乎在逐渐淡出了。然而他们在民族戏曲的传承创新上是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的。

乃崇和健兰一直在北京，我原在上海。50年代初我就在北京出版的《新戏曲》杂志上读过乃崇的文章，知道了这个名字。1964年我调到北京中国剧协参加《戏剧报》编辑工作，他也在这里，由此相识共事。同事中还有戴不凡、司空谷等等。没有多久，我就感到乃崇是个正直坦率、胸无城府的好相处的同志。他对戏剧专业很熟悉，对编辑业务很熟练，工作中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写的文章跟为人一样实在。但是没等我们有时间更深入建立私人友谊，万恶的“文化大革命”铺天盖

地而来，磐石压顶般把我们都压扁了。我们都属于“黑线”族类，噤若寒蝉，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友情。可贵的是我们还没有相互扯咬。

黑暗十年过去，乃崇回到《戏剧报》改名的《人民戏剧》，我则调到文化部工作了约四年。当我 80 年代初再回到剧协后没有多久他就因眼疾离休，再过几年我也下台了。有意思的是，虽然没有再在一个编辑部里朝夕相处，只是在看戏时和一些戏剧界活动中见面时神聊一阵，然而却自自然然地增进了彼此的理解，逐渐加深了友好情谊。对此我曾想了很久，我明白这主要是因为大的社会政治环境宽松，人们说话顾忌少了，相互大都没有什么戒心了。于是合不来的就相互敬而远之，合得来的即使不常见面，也是天涯若比邻。况且老年人的友谊也不像毛头小伙子那样忽冷忽热，总是逐步积累，稳定的。我常说，应当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不必故做谦虚说自己够不上君子，而水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东西。能够相互浸润在清冷冷的水似的友情中，能够共饮一江水，不就很好吗？

我同健兰也是在这一阶段才熟悉的。偶然一天，我的老伴傅惠珍同健兰彼此发现是九江老乡，增进了亲切感。我们早知道她的针灸医道已达到开业医生的水平，经常为朋友以至生人热情地义务医病，非常可敬。后来我们更知道了健兰的尊人是久居海外的大诗人大画家蒋彝先生。1975 年蒋先生回国探亲，父女睽违四十二年后重见，实在是令人感动的悲喜剧。两年后蒋先生再次回国，不幸病逝北京，健兰为老父编印了多种纪念文集，惓惓深情，使我们深深感佩。

也是到了 90 年代，我才发现乃崇是一位两专多能的多面手：两专是戏剧和编辑，另外，他从青年时起就酷爱摄影，而且是个有心人，早在 40 年代就摄存了大量京剧名家剧照，同

时又搜集保存了很多现在已经十分难得的剧照，如今许多报刊都常到他那里借用那些珍藏的文物。这也是好编辑的素质体现。乃崇还是一位旧体诗诗人和书法家。我常常见到他以一笔漂亮小篆写他们老两口的题诗送给各地戏曲剧团和朋友。端正大方，让人看了高兴。我在这些方面全是无能之辈，只有艳羨的份儿。然而乃崇可贵之处更在于如此多才多艺却从不自矜自美，他只是爱好，尊重性而非玩弄性的真诚爱好，正如同他对戏曲艺术一样。

《老两口谈戏》系列三种，重点很清楚，一是梆子，二是川剧，三是京剧。但是他们视野所及，远不止此。在《梆子及其它》的“其它”中，他们往东写到上海沪剧，往南写到广东潮剧，往西写到陕西秦腔，往北写到东北评剧，重点之外竟然接触了约二十个剧种。再看这一部谈京剧的，写谭鑫培、王瑶卿，也写赵永伟、侯丹梅，写四大名旦，也写周信芳、盖叫天，一直写到白族的京剧小学生，实在是胸怀广阔，目极四海。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对京剧艺术几十年的钻探，对京剧人物几十年的拥抱，这部书中不仅谈得广博，而且深专。比如对王瑶卿、袁世海，都用了几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他们的成长历程、艺术成就和历史作用，分量很重。这部书中许多评论都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性，对京剧演员和研究者都将是宝贵的启示。

老两口除了这三部“连台本书”外，还有多种著作，如前些年的《袁世海的艺术道路》、《爱戏如命》等等。但我这里不能多谈了，因为我必须向读者再介绍这老两口在自己写作之外的另一项重头戏：帮助别的戏剧家编书著文。谈老两口，这一方面不能不谈。

这方面也有几个重点：一是李紫贵，一是袁世海，一是川

剧名丑李笑非。李紫贵是海派演员出身，从青年时就从事京剧导演，中年后长住北京，南北融汇，京海贯通。几十年的实践锻炼成为以京剧为主的大导演，是新京剧导演艺术的奠基者之一。老两口同紫贵交往切磋四十多年，推动和具体帮助紫贵把自己的艺术经验和思想整理成文，并且负责编辑于1992年出版了有四十万字的《李紫贵戏曲表导演艺术论集》。张庚前辈在书序中给予很高评价：“这样的读物太需要了”，“非常实际，没有空话。”其后又由紫贵口述、健兰记录整理了有自传意味的回忆录《忆江南》，1996年列入中国文联晚霞文库出版，也是有价值有看头的好书。目前健兰还在撰写《李紫贵评传》。可以肯定说，没有这老两口，紫贵这位京剧大导演必会淹没在历史的烟雾之中。

关于袁世海，除了前面已经提到1993年出版的《袁世海的艺术道路》，还有多篇专文。本书中就收有《袁世海传略》等四篇，不用多说。

李笑非是川剧大丑，老艺人。老两口对川剧的浓厚兴趣使得他们在编定《老两口谈戏——川剧》（其中就有写笑非的两万多字的专文）之后，余热犹炽，又抓住了笑非这座金矿，先是帮他记录整理了一部《川剧的好老板——李宗林》，最近又在记录整理《李笑非谈川丑艺术》即将出版。前者从一个川剧艺人和剧团干部角度写一位好领导——不是剧团团长，不是文化局长，而是成都市的市长，写他对川剧的关怀、管理、改造，不是歌功颂德，实际是总结经验。写得生动具体，感人至深。这部书很可能是戏曲出版物中独一无二之作。后者，是老两口深感戏曲老艺人“真有玩艺儿，如果东西留不下就走了，太可惜了”（给我的信），于是三个八十上下的老人，不论三伏三九，不断地谈了记，记了谈，“非典”肆虐期间也不稍停，

高楼即将建成。

老两口在这方面的作业还有：帮助京剧名教授谢锐青编了一本《为京剧艺术鞠躬尽瘁——袁国林谢锐青戏剧生活》，指导吉林戏剧学校编出《一代名伶毛世来》，指导鞍山评剧演员张晖写成两本研究她的老师金开芳的书，等等。应该看到，帮助别人写作，往往比自己写作更难。首先要会谈，还要会记，会整理，还要能用文字顺畅表达，写出来的东西必须符合说者原意，又应看得出整理者的功力。老两口在这方面所耗费的心血和时间、精力，决不在自己写作以下。但是他们为了给戏曲艺术多积累些财富，给后世多保留些遗产，他们在燃烧自己的老骨头。

最近他们给我的信上说：“总之，我们没闲着，如今七老八十，也还在干。”健兰今年早过古稀，乃崇更已进入耄耋之年，他还是个老气喘病患者，身上装着心脏起搏器。我每在剧协老干部会上或剧场看戏时见到他们，一对大近视眼缓缓相扶蹒跚而行，我总是深切感到这一对老人身上蕴涵着一股深沉的爱力量。爱什么？爱戏曲，爱朋友，爱人生，爱社会主义祖国！我真心实意地把他们当做我学习的榜样。

竭诚祝愿老两口老当益壮，健康长寿。

2003年7月

谭鑫培教戏

谭鑫培是京剧艺术大师，影响极大，人们称之为“无腔不学谭”，“满城争说叫天儿”。齐如山说：“前清光绪末叶以后，全国皮黄班中，唱老生的，差不多都是学谭的了，票界也是如此。”露厂在1929年说：“近之唱须生者，无论票友内行，大抵皆取法于谭，虽不必尽人而然，要亦十之八九。”那么多学谭的，其中有多少是老谭的弟子，又有多少是他亲自教过的呢？

笔歌墨舞斋主说：“谭鑫培不教徒弟，王瑶卿徒弟太广。”这是概而言之，把老谭与王瑶卿对比来说的。实际上老谭还是有弟子的，不过各有说法，不能确知是哪几位。汪侠公说他“生平收高足五人”，他们是王月芳、贾洪林、刘春喜、李鑫甫、余叔岩。老谭的曾孙谭元寿说，老谭正式收的四位徒弟是贾洪林、刘春喜、贵俊卿、余叔岩。佚名的《谭鑫培家系表》说：“授徒王月芳、余叔岩及刘春喜、贾洪林四人。”张次溪则说：“而门弟子继其衣钵者，则惟贾洪林、余叔岩耳。”刘曾复老学长告诉我们，老谭一生只收了两个弟子：王月芳、余叔岩。并说，老谭演戏，贾丽川教戏，两个人形成了分工合作。薛观澜在《忆叔岩》文中说：“民三春，叔岩既拜英秀为师，沾沾自喜。然英秀轩昂自高，素恶授徒，其徒如王月芳、李鑫甫、刘春喜等，皆不实授。”孙养农说到余叔岩拜老谭时说：

“他的拜谭氏为师，在事前已经费九牛二虎之力，谭氏素来自视甚高，身怀绝技而不肯轻易传人。这也是从前梨园行中一种牢不可破的恶习，所以梨园行中有一句成语，就是‘宁给一文钱，不指一条路’，在一条明路都不肯指示的心理之下，哪里肯随便收一个徒弟呢？”吴小如兄则说到学谭的刘春喜、贾洪林、李鑫甫等人中只有刘春喜一人“正式拜谭为师的”。而他教过的还有杨小楼，“根据前辈专家们所谈，谭既不再演武生戏，便把演武生应该掌握的诀窍与筋节，都一无保留地向小楼指点传授。”当然还有余叔岩。翁偶虹说：“谭鑫培一生靳于收徒，除以骨肉关系，传艺于五子谭小培、爱婿王又宸；因特殊供应及懿自严命不敢抗拒，授艺于溥西园（即红豆馆主，曾以将军地位而厚馈谭氏）、陈子田（太后宫的得宠太监，西太后曾指令谭氏亲授子田）外，一般渴望求艺者，都在绛帐不开、杏坛不启的冷遇中，饱尝闭门羹而却步。”这么许多说法，除去余叔岩一人是大家都统一口径说是老谭的弟子外，竟再无第二人了。

关于老谭收余叔岩为弟子之后，给他说了什么戏，也有各种说法：有人说只说了一出《太平桥》，老谭就死了（梅兰芳说的，许姬传、陈富年、孙养农也都这样说）；有人说“只是指拨了《失街亭》的王平，《太平桥》的史敬思而已”（翁偶虹说的，陈维麟也这样说）；有人说“谭鑫培正式教授给余叔岩的，只有一出《失街亭》的王平，半出《太平桥》的史敬思”（王庚生说的）；有人却认为是“谭只亲授了余氏一出半戏。一出是《太平桥》的史敬思，半出是《失、空、斩》的王平”（吴小如说的）；有人说是一出半，没说是什么戏（吴春礼）；有人说是“一二出戏”（李洪春），各说不一。至于教的这一二出或一出半戏，其效果如何，也是其说各异。如孙养农则认为

“并不是从头到尾仔细的讲解，只不过躺在烟铺上，用烟签子比划了几下子，及如何上场，如何下场，何时在大边，何时归小边，内行所谓‘说说地方’而已。第二天他又到谭氏家去了，谭氏就问他：‘这出戏全会了吗？’当时真叫他无法回答，试想就看见先生用烟签子略一比划，就要把一整出全盘领略到家，纵使他有绝顶的聪明，也是不易办到的，那时他的窘态，真可算是啼笑皆非了。”梅兰芳则说：“有人说，叔岩拜了谭鑫培，老师只教过他一出《太平桥》，这是开场前三出的靠把老生戏，唱工只有一段〔二六〕和一些〔散板〕，并且是拿烟签子比划比划而已。殊不知叔岩早已跟李春林学过，心中有底了。”陈彦衡说到余叔岩师事老谭后：“然老谭自矜其艺，终不肯轻易传人，但劝叔岩先学《太平桥》开场诸剧，佯示敷衍，且师范尊严，不能随意请教。叔岩之受业谭门，其效盖可睹矣。”陈富年讲到：“谭给余说了一出《太平桥》，这出戏虽然演的人不多，可是表演史敬思在筵前搜查时，拔剑在几个台犄角蹬式亮相，却很不容易摆好。当他把这出戏学完，谭鑫培就生病了，不久故去。”吴小如就有另一种说法，他说：《太平桥》的史敬思和《失、空、斩》中的王平，“这两个角色都由靠把老生应工，《太平桥》本是开场戏，向不为人注意，然而主角史敬思身段繁多，要求用基本功的地方俯拾即是，而且难度极大，没有坚实的幼功和精湛的演技是无法胜任的。至于王平一角，虽为配角，除唱工不多外，念、做、打三者样样都要过硬。谭鑫培把这两出戏授给了余叔岩，真称得起是因材施教。这就给余叔岩终身的艺术道路打下了深厚牢固的基础。”朱经畬、李宗白的说法也基本上与此一致。而薛闻澜就更有不同说法，他说：余叔岩拜谭后，“斯时叔岩嗓音劣，无用武之地，英秀乃授以《太平桥》之史敬思与《失街亭》之王平，聊